

人间

别样端午

曹洪新

儿时心中的端午，不叫端午，叫“五月蛋五”。而真正了解这个名字的含义，是长大之后的事。这个名字的由来，一方面，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，“端午”与“蛋五”谐音；而另一个原因，它确实和五只鸡蛋相关。所以，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，我天真地过着自己的别样节日——“五月蛋五”。

儿时的端午节，包不起粽子，便用鸡蛋代替。端午节这天，每个人分五只煮熟的鸡蛋，无论大人孩子，无一例外。五只鸡蛋，足够奢侈。那时，鸡蛋是最高级的营养品，平时舍不得吃，只有在看望病人或是招待客人时才用。鸡蛋还是拉动家庭经济的“GDP”，平时都要攒着，每逢集市，祖母都要把积攒的鸡蛋拿去售卖，再买回所需的生活用品。

第一只鸡蛋是属于端午节的。

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。节日更是如此，几乎每一个节日都会有相应的“食”物相匹配：如春节的饺子，元宵节的汤圆，端午节的粽子，中秋节的月饼。似乎只有享用了相应的食物，才算真正的过节。节日的气氛在饭桌上、在人们的嘴里，那种节日的幸福，似乎必须经过“嘴”的享受才可以感受得彻底。节日就如一个个驿站，将漫长的岁月分成一段段，让你的脚步缓下来，去感受人间的诸多滋味，也算是给苦难或平淡的日子创造一个幸福的机会吧！

端午节这天的早饭，我郑重地吃掉第一只鸡蛋。

第二只鸡蛋是属于割麦的。

在手工农业时代，大部分活计要靠人力。而人力是有限的，尤其是在这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，一切都是快节奏的抢收。如果天公不作美，下些雨来，就会给收麦造成一定的损失——而这一点，是谁都不愿意遇到的，因为农人们对每一粒粮食都有着深厚的感情。

我们一字排开，每人两垄，开始投入火热的割麦战斗。又开双脚，俯身弯腰，一手把麦，一手握镰。但见镰刀在麦间挥舞，一排排小麦躺倒在身后。当晨曦将红光洒在一望无际的麦田时，金黄的麦浪，在清晨的微风中，起伏荡漾；点点露珠挂在麦芒上、麦叶上，随风滚落；麦香淡淡缕缕，洋溢在你的周围。

随着太阳的升起，天越来越热，镰刀越来越钝，体力越来越乏。长时间弯腰割麦，似乎身体已经习惯了这种“弯弓”状态。每次想直起腰身，都要慢慢地、慢慢地、一点点地张开，当你可以仰望湛蓝的天空时，那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

早饭的地点就在田间地头，如果有棵大树的话，树荫便是最好的所在。现在看来，这种情形似乎很有野餐的味道，但和当下流行的野餐相比，只是有其形，却完全无其味的。

这时，可以享用第二只鸡蛋了。轻轻磕开蛋壳，随着一声声清脆的“啪——啪——”声，蛋壳便绽开许多裂纹。剥去片片蛋壳，那细腻光滑的蛋清，便展现在面前。蛋清外面还裹着一层极薄的透明的膜。轻轻掰开蛋清，便露出金色的蛋黄。蛋清与蛋黄：一白一黄，一细一粗，一滑一软，恰是那最完美的搭档。这一枚蛋下肚，似乎有一股魔力，注入你的身体，于是挥起镰刀，继续战斗。

第三只鸡蛋是属于晒麦、打麦的。

晒麦打麦都是在晌午及下午，太阳最毒的时候。因为那时天气干燥，麦秸更易碾碎，麦粒更易脱落。在烈日炙烤下，头戴草帽，投入战斗。这时，你会真切地体会到，什么叫阳光如刀，将刺痛与墨色镌刻在你裸露的皮肤上。不一会儿，汗水便从毛孔钻出来，由点点滴滴到小小细流，在被衣衫完全吸收以后，那些不能被吸收的，便顺肤而下。

打麦是极其漫长的，老牛拉着碌碡，吱吱嘎嘎，一圈一圈地转轧。这样炎热的天气，老牛也无精打采地，在鞭打的吆喝声中，奋力奔走。你要随时注意老牛的举动，当它慢下来，撅起尾巴，要大便时，要赶紧拿铁锹去接住，至于小便嘛，也只好随它去了。碌碡轧过之后，厚厚的麦层越来越薄，麦秆也越来越亮。要四五个小时，才能轧好。接下来，便是起场、堆麦。此时，已是弯月在穹。

一天下来，要么弯腰，要么奔走，精疲力竭，骨头像散了架一般，真恨不得躺下，不再起来。此时，只有让第三只鸡蛋来蕴蓄力量了。

第四只鸡蛋——再割麦。

第五只鸡蛋——再晒麦打麦。

人类应该感谢鸡类，鸡蛋给劳累的人们带来奋斗的干劲，还带来了精神慰藉。

后来，我从乡下来到城里，土地被收回去了，分给新来的人口。我由农村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，实现了当年一心想离开农村的愿望。每年收麦时节，我总是不由得想起过去那辛苦而充实的时光，而我已由一个劳动者变成了一个旁观者。

回望岁月，历历如昨。而现在，鸡蛋天天可以吃得到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这样幸福的日子，留在心底的痕迹却是浅浅的。

回忆的深淡与投入的情感息息相关。生活越艰难，投入情感越多，记忆就越深刻。如果说，生活是硬件，情感便是软件。有了情感，生活才真正活了起来，活得生香，活得起色，活得充实，活得带劲。

读城

花开为华

史丽娜

菏泽—牡丹，字面上怎么都归不到一家。菏泽，上古九泽之一，水家乡。牡丹，花中王者。

历史往前翻几页：菏泽古名曹州。那个长满绿苔的故事是曹州花师齐鲁桓，用“嫁接术”满足了隋炀帝宠妃楼台观牡丹的愿望。从此，牡丹进入皇家园林。而后，身为唐朝开国功臣的徐懋公把牡丹种子从长安带回老家曹州种植，就有了牡丹版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隐喻故事。

疑问解开了：“曹州牡丹甲天下”是大清朝的声音。一朵花从历史深处绽放于大地的美有了佐证。一声喝彩，几记掌声，余音氤氲，为花的美，为人的智慧。

菏泽杜花，每年都有不同。金玉交章，皇冠的一种。纤尘不染的净，与世无争的淡，震撼生为此花的傲骨。一品朱衣，热情由来已久，烈焰红唇般迷醉。白妙，想到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，娴雅、纯净，满月一样温润。单瓣如玉片，复瓣似珊瑚。內在的丰饶和外在的质感互相渗透、呼应。

园艺师孙文海，正用粗大的手指把一朵牡丹的花粉涂抹在另一株牡丹的花蕊上，那细心，像一个心灵手巧的绣娘。几十年了，他的愿

望是让每株牡丹都遵循达尔文的进化论，每个明天都优于今天。无论颜色、大小、花数、花期还是花籽出油率，哪怕一点细微的变化，都是突破。

孙文海从小跟着爷爷在园子里跑。他的经验是：牡丹要施有机肥。浇水要用黄河水和雨水。油牡丹产籽多，药牡丹生根多。牡丹春发枝，秋扎根，夏打盹，冬休眠。对他来讲，牡丹的观赏价值重要，但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是他们幸福指数的燃点。

都说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，菏泽人却说“菏泽牡丹甲洛阳”。理由很简单，洛阳牡丹观赏价值高，而菏泽牡丹不只有观赏价值。菏泽牡丹花瓣做的菜叫“牡丹三吃”；菏泽牡丹根叫丹皮，消化不良、跌打损伤少了它可不行；六味地黄丸和桂枝茯苓丸爱它爱到骨子里。叶子也不示弱，清热凉血、活血化瘀最拿手。还有，催花牡丹，人工控制花期，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，赏花无需待春时。另外，牡丹茶、牡丹籽油、牡丹胶囊、牡丹面膜、牡丹牙膏……在菏泽，始于唐代的牡丹花瓣浴、风靡北宋的牡丹养颜汤，是小巫了。

《本草纲目》说：牡丹虽结籽而

根上生苗，故谓“牡”，其花红故谓“丹”。花上结籽，根下生苗。子孙繁衍，代代相传，人物极为相似的景观概念，既简单又复杂，是个待解之谜。

上海辰山植物园的袁俊辉博士，用了7年时间对牡丹基因组进行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是：人类基因有两万多个，而牡丹将近九万个。看似柔弱的牡丹家族，竟有如此强劲的生存和繁衍能力，价值观不断飙升指日可待。

1983年，一个叫桑秋华的摄影师，拍下一张牡丹的照片。从那以后，他的相机再没离开过菏泽的牡丹。40多年来，拍下4万多张牡丹照片，吃饭、睡觉都要为拍照让路。为拍摄绿牡丹开放的过程，他用了七天七夜。为拍种子发芽的过程，相机要持续两个多月不关机，还要时刻观察光照和土壤的变化。他要为菏泽牡丹做一个系统的影像数据库。一个4岁的孩子哭闹不止，谁的哄劝都无效，当家人把桑秋华拍摄的牡丹花开的视频打开时，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。

花开为华，华，古同“花”，美丽而有光彩。在一朵花上读城，在一座城里赏花。这是一朵花与一座城的故事。彼此相遇，便是相见恨



林中小屋（油画） 马 钢/作

汉诗

隐形的翅膀

——沧州道德模范系列之孟广策

吕 游

我总觉得，病魔占据了生命残缺的一角
战胜病魔的人，在这一角插上一面胜利的旗帜

当强直性脊椎炎让脊椎变成一根棍
孟广策就把自己变成一杆笔，在台阶上写像手指，在钢琴的黑白键上弹出强劲的节奏
我总觉得，有一双看不见的翅膀在飞翔

在场

与一朵云共守童年

丁迎新

有时候，渴望一朵云的到来，比干旱之年的乡亲们对雨的渴盼更为急切。

那一定是我心烦了，见鸡撵鸡，见狗踢狗，树上的知了早被我逮了个干净，全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。怪不得我，它们的叫声像一团乱麻围裹了我，怎么拳打脚踢都脱不了身。

爸妈是不管我的。他们的眼里，只有山地上的玉米、黄豆和山芋，旱地上的小麦，田里的水稻，菜园里的辣椒茄子黄瓜，再就是猪圈里的猪和鸡窝里的鸡。天黑了，床上有我在睡觉；吃饭时，锅台边有我在转；其余的时间，我就是飞到天上去，也不会管。何况，我没有翅膀，想飞也飞不了，顶多爬上

树梢掏几个鸟窝。

最体贴我的是云。

从山的那一边悠悠地飘过来，停在我的头顶，望着我笑。云是最美丽的姐姐，我所有的姐姐都没云好看。别看云始终只是一身洁白的纱裙，可能变幻出数不清的花样来，还能变换颜色。有时是雪样的白，有时是太阳般的金黄，有时是庄重的黑，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幻出什么颜色。

云跟我一样顽皮。

它的家太大了，大得无边无际，随便它怎么上蹿下跳，怎么翻滾哭闹，都不会碍事。也没人管它干涉它骂它打它。这是我比不了的，我也好多次求过它，让它把我拉上去，到它的家里去玩。它只是顽皮地笑，就是

不伸出手来。这点很不够意思。

云不只是陪我玩，还替我遮挡灼热的阳光。

其实，它知道我不怕晒，男人嘛，怕晒还叫男人吗？大不了晒得脱层皮，里面还是皮呀，不影响。再说了，晒得黑黑的，像田地里的叔伯一样，反正是迟早的事。可云心疼我，我到哪，它就跟到哪，像是一把伞，撑在我的头顶上，为我挡着太阳。这跟妈妈有些像，只是妈妈太忙，很少能和我在一起。

我是最厉害的魔术师。

在云出现之前，我从没看过大人嘴里说的戏法。在看多了云的魔术之后，所有的戏法都不值得一看。没有哪一样东西，云变不出来；没有什么

晚。

解读牡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气质，用它被挖掘出的贵金属特质和地理内涵，为众多倾慕者提供回到过去、辨认“乡愁”和世间行走的证据。

牡丹的故事，从地下到天上，极具治愈性。200粒菏泽牡丹种子，在神舟三号飞船上，6天18个小时，绕地球180圈。如果说是考验，牡丹经历过酷暑和严冬的风雪相胁。如果是历练，它经受住了与大地迥异的太空温度、湿度和环境的挑战。以土为家的牡丹，去太空为一次分娩作准备。一园的牡丹仙子诞生了，生长快、花期长、秆壮叶茂。这群见过世面的牡丹，它们把太空的秘密埋在地下，而后，屏气凝神，等待一个接一个的春暖花开。

菏泽人用自己的格局锤炼着牡丹的性格。他们敢于让牡丹走出去，演绎美好；也敢于请进来，传授经验。看那些两三米高的紫斑牡丹，在元好问的诗中就牵魂摄魄。“金粉轻黏蝶翅匀，丹砂浓抹鹤翎新……如何借得司花手，偏与人间作好春”。这既有文学景观，又有地理参照的紫斑牡丹，韵致不凡、摇曳生香，相对于中原牡丹的矮小，让人忽有疑问生出：这是它的原乡吗？

西北一位专家说：能长到两三米高、开上百朵花、有上百年树龄的，八成都来自甘肃。其实，这西北的客人，不只是千里迢迢来到中原，也有过被“植物猎人”翻山越洋带到国外的经历。但它们精神原

温故

钢刀赶浪潮

孙焕龙

清晨天高气爽，故乡田野的小麦颗粒已经饱满结实。我漫步阡陌之上，嗅着麦穗的清香，望着由绿变黄的麦海，当年农村集体生产劳动，用镰刀收割小麦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1972年麦收时节，高中放假回村参加夏收劳动。我在农村长大，小学毕业正值“文革”停课，回家劳动了4年，生产队的农活都会干了，割麦子也成为一把好手。这天上午，我们生产队30多名男女劳动力，来到大浪淀排水河南的麦田，60多亩小麦当天要收割完。按照要求，队长领头大家雁行排开，镰刀挥舞起来上下翻飞，人人争先恐后只听得刷刷声。

排水河南是个万余亩地的大洼，邻村也都是旱地麦。举目远眺，就像金色的麦海，微风吹过波浪起伏。我们30多把钢刀，就像在麦海中奋力搏击追赶着浪潮。时值半晌中间休息，队长检查收割的质量，进行了点评指导。晌午，烈日当空，腰酸背疼的人们，吃完集体送来的自家饭菜，大家都躺在地上，把草帽盖在脸上抓紧时间养精蓄锐，以便坚持下午更激烈的战斗。

那时，生产条件落后，村里没有水浇地，小麦全是旱田，社员们叫作“靠天吃饭”。一亩小麦产量一般百斤左右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了。小麦收获后先上缴公粮也叫爱国粮。种地纳粮在农民心中天经地义，据说是从秦王朝开始的。缴上爱国粮后，社员们再按“人劳比例”进行统一分配。如果人均能分到百斤小麦，那就欢天喜地是大丰年了。但即便麦秋丰收了，也只能粗粮细粮搭配吃，不能天天吃白面。所以，只有手上磨起茧子，背上晒脱了皮并知道饥饿滋味的农民，才能切身体会到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深刻含义。

下午割麦子是最难熬的。几百米长的地头一个来回，没有充沛的体力是支撑不了的。但当汗水浸透衣服、打湿睡觉，下河洗澡，摸鱼捉虾，太多太多。可这些一天到晚都在那，随时随地玩都行，就像家，长年累月守在那，跑不掉，赶不走。

可就不是。它居无定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什么时候会走，最关键的，是我留不住它。要不是，我把我睡觉的床让它睡都行，把我吃的所有好吃的东西都让它吃。

我从未知道过云是什么想法，它的心思更猜不透。我问过很多次，它只是笑，从不回答。

不管怎么说，云是我童年里最重要的主角，没有它，就没有我的童年。对，有这么严重。或者说，我的童年是它和我一起共同守护的，这是爸爸和妈妈比不了的。